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

作者：黎晓丹，叶浩生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丰富而宝贵，如何阐发其现代意义和价值是当代中国心理学者的重任。《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为丰富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种较新的研究路径，即构建当代最前沿的心理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内在关联性，以此来展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当代意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应倡导研究路径的多元化，而不能以一种路径否定其他路径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具有较高的发表价值，同时，对本文提出以下参考性修改意见。

意见 1：本文探讨了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引言中并没有界定出为什么专论儒道两家的思想，毕竟中国古代思想的宗派是相当多的。

回应：已在引言部分增添相应的内容，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意见 2：文章 1.3 “先秦道家：思想的身体”一节第二自然段大部分引文似乎与标题“思考的身体”没有关联，审稿人也未能解读出“思考的身体”这个观点，而本文作者直接推论出“对道家来说，身体是思维的功能主体。”审稿人希望能看到作者自己更为清晰、明了的推论或阐释。

回应：已将标题修改为“先秦道家：与道合一的身体”，并在该小节的第一自然段先阐述了身体在道家思想中的重要意义，因为和儒家相比，身体在两家思想均有重要的地位但其代表的含义是十分不同的。接着在第二自然段再开始详细介绍道家的身体观。对于“对道家来说，身体是思维的功能主体”这一论断，诚然只能算是某些学者提出的深刻而创新、与本文主题十分切合的观点，但也并未得到中国思想史学界的一致认可。因此，本次修改更加谨慎地处理这个观点的内容，以引用观点的形式将其置于本节的最后部分。

意见 3：文章 2.1 “心”能知能思中提到：“因此，‘心’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定义除了是生理器官的心脏之外，更多地是从“心”的精神性功能层面去进行阐释。”同时又提到，“本文中的“心”依然是中国古人所理解的有着“大脑”认知功能的“心”。将“心”还原至于古代思想的语境中，以便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人的认知观。”这种将古人所称的“心”“还原”至生理器官的心脏是否合适？因为古人论“心”时更多的是就其功能而言，可能超越了生理的心脏，而本文在讨论过程中，将其“还原”到生理水平的心脏，是否合适？希望本文作者给出合理的解释。

回应：为了避免现代学者对本文直接使用“心”来论述古代思想的认知观，也就是“心”相当于现代科学的“大脑”的这种做法产生误解，而本文开端也表明本文使用的方法论是现象学诠释法，所以会再次提到“还原”。将“心”还原至于古代思想的语境中，其实是提醒读者要将“心”从它的精神性功能层面去理解，而这也正是古代思想中关于“心”的学说的主要内容。但是，审稿人的质疑使本人去重新思考这部分的内容，因此相应地作出了调整，以免为了避免误解而制造出误解来。

意见 4: 本文建构出了中国儒道思想的身心观与具身认知观的关联性, 证明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古已有之”这些思想, 同时还应在“出新知”方面有所贡献, 即哪些方面有可能是对西方具身认知观的超越或补充, 这是大大增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生命力的所在。

回应: 审稿人的建议十分有理, 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和西方具身认知观进行比较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只是本文对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的阐述是处于较朴素的思想含义层面的, 而西方具身认知观却已是多学科通过实证研究而得到某种程度验证的理论, 而中西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对具身认知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当然, 西方具身认知观也是从哲学思辨发展的, 从思想含义层面也可以作出相应的比较。但是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看, 本文所建构的关联性还未到达可与西方具身认知理论直接作出比较的地步。中国古代思想的具身认知观是有价值的, 只是尚需耐心和努力去逐步梳理与建构, 此过程中也少不了与西方具身认知研究的对话。因此本人认为, 更进一步的理论构建完全可以并且很有必要另作一文来好好探讨。

审稿人 2 意见: 这是一篇有思想高度、有历史深度、有许多新发现、新见解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论文, 该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的新视角,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建议发表!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经作者修改后质量得到了相应的提升, 这种建构当代前沿心理学理论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路径对于未来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同时该文较好地梳理了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内容, 为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一主题上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该文作者在回应审稿意见 4 中关于“出新知”的问题时, 提出“尚需耐心和努力”,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确需要一步步地深化和推进。有鉴于此, 本文具备了发表的价值, 审稿人推荐本文予以发表。

意见 1: 文章在“出新知”方面还是存在不足的, 但这样的问题也是多年来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薄弱之处。

回应: 先感谢审稿人的耐心, 再次指出“出新知”的不足, 这促使本人再度重新审视与反思整篇文章。在经过又一轮的阅读文献与调整思路后, 在文章的第一、第二部分的结尾各添加了相应内容, 增添内容为通过理论侧面上的中西具身认知观对比来体现中国具身认知观的某些优势。而文章的第三部分原是用西方具身认知的视角来剖析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身心互动, 已涉及到中西具身认知观的对比, 因此无改动。最后, 小结部分的增添内容是以总体上的中西具身认知观对比为主。本人学识尚浅, 只望能在足够中肯的科学态度上去尽量做到审稿人所提出的对西方具身认知观的“超越与补充”, 并愿本文能为“增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研究生命力”施绵薄之力。